

这是部中国版的《乱世佳人》

一个女人和四个男人的故事



华人影视丛书

关中匪事

贺绪林 庞一川 著
作家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图书馆



90278353

平人影视丛书

庞一川 著

关中匪事



作家出版社

56112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关中匪事/贺绪林, 庞一川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2.11

(华人影视丛书)

ISBN 7-5063-2474-1

I. 关… II. ①贺…②庞…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78247 号

关中匪事

作者: 贺绪林 庞一川

责任编辑: 潘宪立

装帧设计: 张晓光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930761 (总编室)

E-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http://www.zuojiachubanshe.com>

印刷: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

开本: 880×1230 1/32

字数: 390 千

印张: 15.75

插图: 3

印数: 001-10000

版次: 2003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2474-1/I·2458

定价: 25.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出版前言

“华人影视丛书”是西安华人影视有限公司和作家出版社携手推出的一套高品位的文学佳作。这套丛书的作品均与电视剧同步创作，其电视剧由华人影视公司拍摄，其书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创作百姓喜闻乐见的影视精品是华人影视的宗旨，荟萃当代文学佳作是作家出版社的一向追求。如今强强联合，跨领域合作，相互砥砺，一定会丛书佳作迭出，事业如旭日喷薄。

影视作品的后开发在海内外已形成趋势，VCD、DVD、音像制品及图书的发展如火如荼。入世以后，全球文化融合汇通的步伐加快，对资本和科技依赖较强的影视文化将面临更加激烈的竞争。文化企业的品牌意识和个性化特征将成为立身之本。华人影视公司在做好影视剧的基础上，有志于在多媒体、多方位的文化领域内发展，弘扬光大中华民族文化。我们恳切希望得到更多作家、编剧、导演和表演艺术家们的支持，衷心地期望和更多的新老朋友合作，将华人影视文化事业做得更好，将“华人影视丛书”做成驰名品牌。

华人影视关注社会，贴近生活，面向百姓，朝气蓬勃！

“华人影视丛书”新作不断，永远充满魅力！

西安华人影视有限公司
作 家 出 版 社

目 录

第 一 回	刘十三劫粮遇喜凤 杨豹子掠色遭枪伤	1
第 二 回	治枪伤杨豹子毙命 丧双亲李墩子出逃	17
第 三 回	见喜凤望龙生恋情 追仇家墩子坠渭水	32
第 四 回	逛庙会众匪劫玉竹 返故地墩子动杀机	50
第 五 回	陷匪巢玉竹巧对应 中圈套冯四勇丧生	68
第 六 回	罗玉璋贪色奸喜凤 赵亚男萌情恋望龙	87
第 七 回	许云卿设计射双雕 李墩子行刺遇故人	104
第 八 回	李壮士被困兔儿岭 白玉竹吟诗赌性命	119
第 九 回	罗玉璋惧患欺无辜 刘十三忍怒留壮士	139

第 十 回	闻虎穴除掉狼与狈 施巧计走了龙和风	154
第十一回	李墩子冒死感良师 吴清水救主丢小命	172
第十二回	见墩子罗贼起疑心 返故里望龙知隐情	188
第十三回	察墩子假象乱真情 欲杀贼双枪无踪影	206
第十四回	触伤痛喜凤闹新房 贪美景鸳鸯坠罗网	222
第十五回	小白狼食言扣人质 李墩子夺枪慑众匪	238
第十六回	施毒计刘罗除恶匪 念旧情墩子泄军机	256
第十七回	携妻回乡望龙心乱 含愤出逃喜凤意定	272
第十八回	孙喜凤委身兔儿岭 刘十三涉足许家门	288
第十九回	许乡绅一腿顶儿祸 李壮士两泪诉愁肠	307
第二十回	孙喜凤辞贼报旧仇 罗玉璋剿匪唱假戏	325
第二十一回	陈满强受命除败类 罗玉璋侥幸逃活命	341

第二十二回	陈满强真强保上司 刘信义假意杀亲信	356
第二十三回	许云卿过寿盼儿归 罗玉璋灭门漏望龙	370
第二十四回	玉竹如玉神往圣地 喜凤有喜情系野山	387
第二十五回	破机关攻陷兔儿岭 择生死难煞刘十三	402
第二十六回	救喜凤墩子抗军令 识文化罗贼破迷津	420
第二十七回	孙喜凤出山显大义 郭栓虎送礼藏祸心	438
第二十八回	白姑娘殒命恸天地 刘信义兴师擒恶贼	451
第二十九回	许望龙知愧自退兵 小土匪出世系双钱	464
第三十回	杀罗贼大仇终得报 思玉竹决意赴圣地	482

第 一 回

刘十三劫粮遇喜凤 杨豹子掠色遭枪伤

公元一九二九年，便是陕西历史上有名的民国十八年。百年不遇的大旱使陕西赤地千里，饿殍遍地。史书称“十八年饥”，并有“饿毙饥民三百五十万，逃荒饥民一百六十万余”的记载，就连向来以富饶著称的关中平原也一派凄凉。

饥年竟有奇事，据说那一年关中的苜蓿长得特别好，苗死树枯，那苜蓿却掐一茬长一茬。虽说星星点点的苜蓿对灾年并无大补，但对终年以树皮草根度日的灾民来说，毕竟多了些许活下去的希望。老百姓都说，那是苍天有眼，有意给庄稼人留下的一线生机。多少年过去之后，那些从灾年熬过来的老头老太太们还对这件事念叨不已，一口咬定那是天意。

地里不长庄稼，庄稼人便闲了下来。又饥又闲，灾民们便喜欢乱跑，喜欢结堆。饥肠辘辘中说几句不搭天地的废话，有味没味地干笑几声，成了灾年中无可奈何的一种特殊的景致。

这天，岐功县县城过会，一帮自乐班在文庙门口搭台唱戏，喜欢乱跑喜欢结堆的灾民百姓闻讯而来，围住了戏台，到黄昏还没散去。

戏台上，一个男的正在边唱边“打场子”。唱词是即兴现编的：“民国十八年大饥荒，陕西百姓遭祸殃，天没雨，地没墒，八百里秦川红堂堂……”

场子打毕，一个班头模样的中年男人带着一个小姑娘走到台前。只听班头对姑娘道：“喜凤，想学习，先得要懂戏规。”

被叫着喜凤的小姑娘长得水灵，看脸蛋还嫩着哩，不过十来岁，看身段却高挑丰满。给人感觉像朵马上要开的花，暖风轻轻一吹就能光彩四溢。

喜凤却问：“啥是戏规？”

班头道：“行有行规，干我们这一行的，就是台子底下杀人，你也得照唱不误，唱戏的死也要死在台上……”

说到这儿，只听有人大吼一声：“讲得好呀。”

台上台下的人都吃了一惊。没等吃惊的人回过神来，一个人“噌”地一下已经跃上戏台。

来者是个二十来岁的精壮汉子，既不像有身份的官家，也不像普通百姓；既不像财东，也不像穷人。穿一件黑褂子，腰间精精神神地系着条宽腰带，扎着裤腿，脚上是那种关中流行的白色夹袜，厚底宽帮的黑布鞋。

来人向班头拱拱手，道：“老板，冲你刚才那几句话，兄弟也想吼几声。”

班头：“你……想……唱戏？”

没等班头答应，来人咳了两声，咽了口唾沫便唱开了——

王彦章打马上北坡，
新坟更比旧坟多。
新坟里躺的是唐高祖，
旧坟里睡的是汉萧何，
青龙背上埋韩信，
五丈塬上葬诸葛，
人生一世莫空过，
纵然一死怕什么？
……

虽说称不上有板有眼，但来人唱得却粗犷豪浑。正合了秦腔的气韵。台下一片叫好。

班头看着来人。

喜凤看着来人。

来人却拱拱手道：“献丑了。”话音刚落便轻轻一纵落下戏台，

转眼消失在人群中。

天很快黑了。

县粮库门口，两个保安背着长枪站岗，没精打采。

空无一人的街道突然有了响动，十几个男人推着独轮车朝这边走来。到了粮库门口，一个人蹲下身去，像是扎着裤脚的带子松了。细细一看，正是那个跳上台去唱戏的男人。其实，他便是兔儿岭上的匪首刘十三。

刘十三一停，整个独轮车队都停下来。保安赶上前来吼道：“滚，快滚！也不瞅瞅这是啥地方，都滚！”

刘十三并不答话，跃起身来出手便是两枪。两个保安应声倒下。

粮库的门“哗啦”一声开了，几个保安端着枪慌慌张张地冲出来。一看阵势便向土匪开枪，一个土匪被保安击中。但土匪毕竟是有备而来，没容保安进一步得势，三下五除二便统统收拾了。

刘十三和他的手下冯四、狗娃指挥着众土匪把粮口袋往独轮车上搬。见了粮食的土匪一个个精神焕发，动作麻利，很快便推着满载的独轮车扬长而去。

独轮车经过文庙前的戏台。

围观的百姓听见枪声早都四散而去，喜凤竟然还一个人站在台子上干唱：“哭了声老爹爹儿难得见，要相逢除非是南柯梦间……”

这情景让土匪们愣住了。

狗娃：“十三爷，这女子有味。”

刘十三：“你就看不出点别的？再说她还是个娃哩。”

喜凤不唱了，也眼睁睁地看着刘十三。

刘十三索性又跳上戏台。这回，他用枪顶着喜凤问：“娃，怕不怕？”

喜凤怯怯地说：“怕。”

刘十三：“怕还不跑？”

喜凤：“师父说了，行有行规，台底下就是杀人……”

刘十三：“你知道我是谁不？”

喜凤：“你戏唱得好哩。”

刘十三：“我就是兔儿岭的土匪头儿刘十三。”

喜凤瞅着刘十三，点点头。

刘十三：“那还不跑？”

喜凤：“师父说了，行有行规，唱戏的死也要死在台上……”

刘十三哈哈大笑，拍拍喜凤的头说：“好娃。”说完，把一块银元扔给喜凤，跳下戏台领着推车的土匪匆匆走了。

抢粮的枪声惊动了百姓，也惊动了另一个要害人物，那便是岐山县保安队队长罗玉璋。当他带着王怀礼、郭栓虎、吴清水一帮手下赶到粮库时，已是人去库空，只剩下几具保安的尸体。

罗玉璋狠狠踢着脚下的尸体，骂道：“你把老子害苦了。”

正在这时，一个保安匆匆来报，说土匪又折回来了。

罗玉璋怒不可遏：“他妈的，还没个完了。埋伏，给狗日的一点厉害。”

保安队迅速隐蔽起来。

这回来的并不是刘十三，刘十三没有这样傻。来的是乌龙沟的土匪，为首的叫杨豹子。三十多岁，还有他那个外号小白狼的侄儿。

匪徒们来到粮库门前，杨豹子突然有点警觉，当他发现撒落在地下的小麦时，便大吼一声：“趴下！”

众匪徒急忙趴下。小白狼翻身滚到杨豹子身边，问：“叔，咋哩？”

杨豹子抓起地下的麦子，说：“没岗没哨，麦子撒了一地，再说，这也冷清得有点悬呀。”

正说着，粮库门开了，随着枪声大作，慌乱的土匪顿时倒了几个。

小白狼叫道：“中埋伏了，撤！”

杨豹子好像明白了什么，骂了声：“刘十三，我操你祖宗。”带着手下边打边撤逃进夜色之中。

乌龙沟，杨豹子的老巢。

一个大山洞，高大宽敞，周围是十几个小山洞和几间房子。大山

洞口倒挂下来两柱岩子，像两根虎牙。桌子是石板拼成的，凳子全是树墩子。石板桌子架着挺机关枪。

杨豹子坐在铺着豹皮的太师椅上。

损兵折将又空手而归，杨豹子自然心情不好，一把匕首在他手上飞起落下，最后被他甩在面前的树墩上。

杨豹子站起身来对围着他的匪徒说：“人是铁饭是钢，没粮食咱不就和灾民一样了。看来只有和刘十三合伙了。”

话一出口土匪便炸了窝。有的说行，有的说不行，饿死也要跟着豹子爷。有的甚至说干脆把刘十三收拾了。

杨豹子听了冷冷一笑，说：“刘十三不是好收拾的，那狗日的灵着哩。”

小白狼看看杨豹子的脸色，说：“刘十三有粮，给他合伙也行，就看谁当掌柜的。”

杨豹子沉思了一下，说：“上回我和刘十三谈合伙的事也说到这儿，他同意比武，谁胜谁当头。我想，要说比脑瓜我可能要让着他点，要说比刀枪棍棒，哼，恐怕他就得闪一闪了。”

小白狼马上来了精神，问：“那啥时去呢？”

杨豹子说：“肚皮都贴到后心了，还等个啥哩。”

消息递到兔儿岭，兔儿岭又是另一样气氛。

一面刀削般的断崖，从崖上挂下一条条红绸子白绸子。得手一回挂一条红绸子，折了弟兄挂一条白绸子，这是兔儿岭的规矩。抢回了粮食，却折了一名弟兄，这回得两样齐挂，喜中有悲，相比之下，有了粮食终归是件大事。

刘十三带着弟兄们站在悬崖下，看二掌柜狗娃往崖上挂绸。

狗娃被从崖顶垂下来的绳子吊在半空，像一只旋飞的老鹰。他嘴里咬着尺把长的铁钉，腰间缠着绸子。他在空中不停地晃荡，几次想爬上断崖都没有成功。最后，他终于用手抠住了石缝，顺势把身子贴上崖去。他瞪着石头，呱呱地将铁钉砸进断崖，然后解下腰间的绸子挂在铁钉上。

挂完绸子，有吃有喝的兔儿岭弟兄自然要谈到合伙的事。

二掌柜狗娃说：“这回杨豹子粮没弄着，还让罗玉璋敲了他七八个弟兄，伤了元气，想和咱们合伙，我看不如乘机把他狗日的收拾了。”

刘十三说：“短见。那样一来罗玉璋正好一门心思收拾咱们，懂不懂唇亡齿寒？”

三掌柜冯四说：“那你也不能太心软了。杨豹子不是盏省油的灯，想合伙当大掌柜哩。”

刘十三淡淡一笑说，“他要真有那本事，我就俯首称臣。”

“没门！”狗娃急了，说，“两年前，他还伤了我们一个弟兄呢。”

刘十三说：“逛窑子急了眼动枪，不就为个尿的事。再说，杨豹子还专程来赔了不是。”

狗娃还犟，说：“那他还糟蹋你哩，说你能把他的尿咬了。”

刘十三显得十分大度，说：“陈芝麻烂谷子的事了，提它干啥。”

冯四说：“主要是弟兄们不服，咱又没有败给他呀，何况是他先递话要合哩。”

刘十三笑道：“哪个英雄没有走麦城的时候？谁敢担保咱们就不走背呢。”

冯四说：“十三爷，我知道你心软，有气量，不忍心下手。这事兄弟出面，等他们到了跳崖涧，我一梭子过去，叫狗日的到阴间当掌柜去。”

刘十三双眼一瞪，骂道：“我还没死哩，马槽里就伸出这么长的驴嘴！”

众土匪全哑了。弄不清十三爷到底是真心呢还是假意。

正在这当儿，有土匪来报，说杨豹子和小白狼已经到了跳崖涧，问放不放他们过来。

只听刘十三硬硬邦邦地只吐了两个字：“有请！”

兔儿岭的娘娘庙建在山顶，门前是块上百平方的石板地，四周青松环抱，两边各有七八间房子，四周站满了土匪。

刘十三和杨豹子站着，只见一个土匪一手提着一一条青石条摆在了他俩的面前。狗娃和冯四小声嘀咕着。

狗娃悄声：“要是十三爷败了，咱他妈的立刻动手。”

冯四悄声：“十三爷应该和杨豹子比枪法才是哩。”

刘十三微笑道：“杨兄，你先请。”

杨豹子：“十三爷，不，还是你先来吧。”

刘十三：“你是客人嘛。”

杨豹子挽起袖子：“那好，客随主便，那我先动手了。”

土匪将两条青石条递给杨豹子，杨豹子随手拿了石条，只见他蹲着马步，运足了一口气，哇地声手起石条断。他得意地扫了眼四周的土匪，小白狼一脸的兴奋。狗娃和冯四却显得很紧张。刘十三抖掉大衣，拿起另一块石条，他微微闭目，也运了口气，呀地喊了声，手起石条断落在地上。狗娃和冯四松了口气。刘十三挥手，一土匪跑到松树前，将一大前门的烟盒贴在树上，杨豹子和刘十三同时退到十几米远的距离，刘十三拱手，杨豹子刷地甩出刀，刀扎在烟盒正中摇晃着，刘十三也刷地甩出，刀也扎在烟盒的正中摇晃着。他俩嘿嘿一笑，这时又一土匪嘴里咬着两支烟，跑出了十几米远，他将两支烟分别举起，杨豹子甩枪将烟头打灭了，刘十三同样将烟头打灭了。四周静静的，刘十三双手抱胸盯着杨豹子。

杨豹子：“十三爷，还比啥？”

刘十三：“哈哈，杨兄，这真是将遇良才了。走，先喝几碗酒去，叫我想想咱们再比些啥。”

庙内供奉着求子娘娘的塑像，由于年代久远，塑像显得斑驳陆离。香火案上没点着香火，却放着手枪长枪，长刀短刀，各式各样的皮大衣。三盆木炭燃得通红，一土匪坐在火盆边烧烤着野兔。

八仙桌上摆着各种野味，地下扔的到处都是骨头，刘十三、冯四、狗娃、小白狼、杨豹子面前清一色的大碗，有一土匪抱着酒坛倒酒。可以看出冯四和狗娃面色阴沉，他俩不约而同地看着刘十三。而刘十三却面带微笑地将一只鸡腿放在杨豹子面前，又给小白狼扯了只鸡腿。

杨豹子：“十三爷，谢了。兔儿岭的道险得很哩，我和小白狼刚才差点儿摔到跳崖涧底下，真是块好地方呀。”

刘十三：“啥好地方嘛，嘻嘻，好地方，皇帝咋不来呢？”

小白狼：“十三爷，皇帝来了怕被你绑票了……”

刘十三：“哈哈，那老子可得叫皇帝老儿赎个江山哩。”

杨豹子将碗缓缓地推开：“十三爷，酒过三巡了，咱该言归正传了吧？”

冯四：“言归正传啥？”

小白狼：“你说言归正传啥？”

刘十三：“杨豹子，山寨合了，由谁来当掌柜呢？这可是生死存亡的头等大事呀。历朝历代，只要有了开明的君主，才能国泰民安嘛，这山寨和国家其实是一码子事，没个好当家的，弟兄们的日子可就苦了哟。刚才咱俩比了半斤八两，我想……要不……”

杨豹子急切的目光：“咋比，快讲。”

狗娃和冯四都盯着刘十三。

刘十三慢慢的：“杨豹子，县长的三姨太那可是拍一下都能拍出水的好女人呀，我看这样吧，咱兄弟俩，谁要是先抢了三姨太，谁就为大掌柜的咋样？”

顿时，满桌子的土匪全愣了。

杨豹子：“十三爷，此话当真？”

刘十三：“军中无戏言啊。”

杨豹子哈哈大笑：“十三爷，我还比啥呢，原来是比抢女人呀，十三爷，眼光不错呀，我见过县长的三姨太，当时我就动心了，可毕竟那是一县之长呀……”

刘十三：“杨豹子，你可是铁打的汉子呀，咋？见了县长的女人就怕了？”

杨豹子拍着胸：“我怕个尿！”

刘十三不紧不慢道：“兄弟，我可说句见外的话，嘴硬身子软的人我见的多了……”

杨豹子：“十三爷，我杨豹子是那种人吗？”

刘十三冷笑了声，猛地站起：“杨豹子，你可知道我手中的碗是哪个朝代的？给你说吧，这可是汉朝的碗。”

杨豹子：“我管尿它是汉朝的还是清朝的，金碗银碗不都是吃饭的吗？”

刘十三：“这可比金碗值钱多哩。”

杨豹子：“再值钱也不过是个碗嘛。”

刘十三将碗狠狠地砸在地上，瓷片碎裂：“君子一言……”

杨豹子伸手在空中抓住一块瓷片，接话：“驷马难追。”

刘十三：“送客。”

小白狼护着杨豹子告辞而去。

目送着对手渐渐远去，刘十三似乎陷入沉思。

狗娃凑上来讨好地问：“十三爷，想啥哩？”

刘十三故作神秘地说：“你猜猜？”

狗娃：“是想万一让杨豹子得手了咋办？”

刘十三哈哈一笑，说：“屁，我才懒得想他的事哩。”

狗娃：“那你还能想啥？”

刘十三十分认真地说：“想喜凤。”

狗娃：“喜凤？就是那个唱戏的女子？你不是说她还是个娃吗？”

刘十三：“是个娃，是个好娃，心好胆正，少见啊！”

岐功县肖县长的三姨太是全县有名的美人儿。那女人模样媚，神态妖，加上一身雪白的好肉，正对好色男人的脾气。虽说肖县长不缺女人，但只有她能集宠爱于一身，玩男人于裙下。

俗话说无巧不成书。刘十三和杨豹子刚刚商定以抢三姨太为比赛条件，三姨太正好就要回娘家省亲。

一个姿色招人的女人带着贵重的物品，又是兵荒马乱的年月，按说县长大人是难得放心的。但粮库刚刚被抢，一河滩乱七八糟的公务要他过问；另外，罗玉璋好歹也打死了七八个土匪，杀了匪伙的锐气，兴许眼下没啥大事。所以，尽管三姨太百般纠缠，肖县长也只能多加了几个保镖送女人上路。

消息传到了乌龙沟，自然也传到了兔儿岭。

刘十三没有轻举妄动。当时他提出以抢三姨太作为比赛条件时就

埋着伏笔，这伏笔一般人是看不出来的，只有刘十三自己清楚。即便要动，刘十三也一定要做到万无一失，这便是他的过人之处。杨豹子却完全不同，缺吃少喝的现状本来就弄得他焦躁不安，加上一门心思想当合伙后的大掌柜。所以，便火急火燎地带着弟兄们下了山。

一派荒凉的苍龙岭，三姨太豪华的双轮马车在路上颠簸，车轮碾起的股股黄尘在干燥的空气中慢慢地四散开去。

土路的一边是缓缓的土塬，土塬上布满齐腰深的梢材荒草，一边是七扭八拐的深沟。三姨太的马车后紧紧跟着四个骑马的保镖。保镖们一律黑色的灯笼裤，对襟缎褂，呢子大礼帽，背插大刀，腰别短枪，一个个神色警惕地四下张望。这时一群饥民迎面而来，冲着马车哗啦便跪倒一片。

保镖甲掀开车门帘：“三姨太，可能有事。”

三姨太立即惊慌起来，吩咐道：“快，快，调头。”

另一个保镖说：“别怕，有我们呢。”

保镖打马冲到人群前，围着饥民转了几圈，饥民们一片求救地哀嚎。

一个保镖跳下马，在几个看来还有点气力的饥民身上来回摸了几把，发现没啥异常，这才回来向三姨太禀报。

三姨太赶忙从车上扔下两包白皮点心，跪着的饥民立马扑了上去。

马车继续向前。

三姨太掀起车帘冲赶车的说：“三子，车咋这么颠？想快点都不成。”

赶车的三子急忙紧收缰绳，说：“让我给车再膏点油，兴许能强一点。”

保镖闻声也勒住了马。三子便给车轴膏油，保镖们下得马来，冲着路边的土坡撒尿。

杨豹子和小白狼带着弟兄就潜伏在坡上的梢林荒草之中。

行动之前，杨豹子还担心又被刘十三抢了先手。这会，眼看着三姨太已成囊中之物，他反倒狐疑起来。小白狼却是一脸的兴奋，盯着